

我乘火车穿过俄罗斯



作者：齐栋（巴伐利亚酒神）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年1月

得知我这次打算从陆路口岸进入俄罗斯时，有一位知名的旅行家前辈，用一种半认真半教化的口吻对我说：“为什么不选择飞机呢？从哈尔滨飞海参崴，用不了500块钱。何必那么折腾地取道绥芬河呢？”

我笑了笑，随便找了个理由搪塞了过去。不是所有的，都能讲给所有人听的。至少，我这边还有三个傻瓜，愿意和我一起瞎折腾。

说心里话，我本身并不是一个厌倦飞机的人，尽管我喜欢火车。我并没有“恐飞症”，虽然也会在飞机快着陆时心跳加速，紧闭双眼，但这一切都不足以成为讨厌飞机的理由。

美国作家保罗·索鲁可这么想，他在《老巴塔哥尼亚快车》的开篇便极尽所能，疯狂嘲讽那些把搭飞机视为旅行的人。在他的眼里，“飞机使我们对空间不再敏感；我们遭受束缚，一如身着盔甲的恋侣。”

说一段自己的亲身经历，并非用来解释或掩饰什么。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中国人的初次出境，都离不开神通广大的飞机。而我，说是徒步走进了那个国家，一点都不夸张。

那当然是一个与我国领土接壤的国度——越南。去越南，乘飞机或搭乘中越国际列车，甚至在南宁、东兴等地坐国际大巴都未尝不可。只不过，我的选择是一种更另类的方式：从昆明坐一夜的火车，沿着崭新的昆河铁路，在破晓时分来到了中越边境的小城河口。那长长的界河——红河的另一边，便是越南的城市老街了。

我从横跨红河的越中友谊桥上，大摇大摆地走进了越南边检处，又大摇大摆地走进了老街市。在阵阵夹杂着蹩脚中文和英文“要不要坐摩托”的包围中，我都还没意识到自己的第一次出国之旅，竟然是靠步行完成的。

看到这里，你是否会觉得，有一些乐趣，是飞机这种东西永远所不能赋予的？

在这颗蓝色的地球上，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幸运地拥有一个让人欢喜又哀愁的邻居。中国的北方，和一个叫俄罗斯的国家唇齿相依。当万能之神选择了这一切，任何人都没有辜负这种神奇的理由。于是一个疯狂的念想滋长多时：既然这世界上两大国土面积排名前三的国度靠在一起，为什么不能用火车或汽车入境的方式，来丈量一下它们的长度与宽度呢？

此时此刻，我正坐在一辆疾驶在国境线上的大巴。视线所及之处，皆是俄罗斯漫长而忧伤的大地，一直延伸到苍茫的地平线尽头。

小胡仍旧在不厌其烦地拍摄照片，沉浸在自己虚构的世界中。除了鼾声和马达声，周遭再无声响。这是一辆沉默的大巴，它带着我们驶过乌苏里斯克，驶入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近郊。

傍晚6时，阳光刺眼。车流渐渐汇入。海潮的气息扑鼻而来，广告牌和高楼不断遮挡视线。大巴停开开，再没有一望无际的森林和草原，老旧的有轨电车从身旁呼啸而过，发出咣当咣当的声音。

朋友圈里出现了一个陌生的头像，是那位在绥芬河客运站“强行”索要我们微信号的小伙子。他的确帮了我们大忙。但这一刻，从他发出的内容来看，我们终于确信，他也是诸多贩售俄货的当地

商人。一切困惑，迎刃而解。忍不住，点了个赞。

6时半，大巴终于停了。再一次见到棕熊司机，已经圆满完成运送任务的他，看上去一脸轻松。始料未及的，他对我们露出了还算自然的笑，伴随着一阵热情的挥手。我们受宠若惊，连忙也挥了挥手，作为回礼。从这一刻起，我们才笃信自己的双脚，正货真价实地踩在俄罗斯漫长的国境线之内。

一辆乌拉扬诺夫斯克汽车厂生产的UAZ 吉普车，以一种重金属现场般的狂飙姿态，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宛若重庆般倾斜而下的街道上俯冲而来。珠丽站在斑马线上，波澜不惊地甩了甩头，然后径直朝前方走去。

黑色的UAZ 吉普车在她刚刚踩过的斑马线前一米的地方停了下来。这一次，没有人再对司机微微一笑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第二天，她已经熟练地掌握了“俄罗斯式过马路”的技能。

在传统“中国式过马路”的游戏规则里，行人和司机永远在进行着一场斗智斗勇的角力：无论是无视斑马线上行人的司机，还是在红灯亮起时仍在汽车前充当肉弹的行人，双方都有一万个理由选择委屈和辩解。这让每个初来乍到俄罗斯的中国人，在斑马线前丧失了拥有路权的勇气。更何况，俄国人的油门看上去总是不会低于七八十码，你甚至会怀疑他们是否刚把一口伏特加灌入了嘴里。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让人目瞪口呆。你像个小绵羊一样站在斑马线前，捂着即将被风吹乱了的头发，车子却像受惊的烈马一样被拉紧了缰绳，继而也像个绵羊一样乖乖地停在了你的面前。你迟疑了一下，带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神情，朝司机点头或者微笑之后，慌张地拔腿走人。

当这样的事情重复发生三次以上，你简直快要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傻瓜了。

为了不让车上的俄国人一边摇晃着大脑袋，一边无奈地吐出一句“(Kitanyes)”。我和珠丽、风老师、小胡四人，很快便像开头那幕一样，对这一切呼啸而来的车海熟视无睹。我们终于明白，在中国人眼里形同虚设的斑马线，在俄国相当于一条通向幸福彼岸的桥梁。尽管有别于日本、德国等地的司机会提前减速，俄国人简单粗暴的民族性格，驱使着他们总是选择在撞上你之前那一刻，才恶狠狠地一脚把刹车踩到底。

“昨天见识了右舵车，今天学会了过马路。这个国家，有点意思。”风老师显然还有些不够放松，而我必须要解释一下这个梗。

在那个棕熊司机将我们安全送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北部的一座汽车站之后，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细长的瘦猴司机。他正倚靠在一辆灰色的丰田小型汽车上，双眼无神地望着我们。俄国人连拉客都极其谨慎和冷漠——在我们主动张嘴问询之前。他穿着一件蓝色G-STAR的汗衫，产地可能来自中国浙江某个乡村的不知名作坊。

瘦猴司机能讲简单的英文，谈拢了价格后，这辆丰田车开始如一粒水滴般，汇入了这座城市的车流之中。夕阳下的金角湾大桥，像一条泛着银光的巨型传送带，把一辆辆几年前还在东京名古屋街头疾驰的日式二手车，有条不紊地输送到海风吹拂下的阿穆尔湾畔。

在俄国，所有车辆均要靠右侧车道行驶。不过我此刻却清醒地意识到，我正端坐在瘦猴司机的左侧，而我手里并没有握住方向盘。答案清晰明了，这是一辆原汁原味的日式右舵车。只是这种右舵车走右侧的体验，于我来说也并非头一遭。几年前在缅甸仰光，便亲眼见识了这种神奇。和符拉迪沃斯托克那些因为贪便宜而从日本大肆购买的右舵车不同，缅甸街上找不到一辆靠右行驶的左舵车。而原汁原味的俄国车，则当仁不让地把方向盘牢牢地安在了左边。

上世纪90年代黑帮枪战的硝烟早已渐行渐远，如今边境贸易的火爆超乎想象。这是普京大帝的余威也会黯然失色的世界尽头，一座肩负着俄罗斯经济复苏的希望之城。她很难让人不联想起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或者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伊斯坦布尔。甚至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还有同名的金角湾以及东博斯普鲁斯海峡。但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日系车还是在不断提醒我们，这里仍旧弥漫着属于俄罗斯远东那独一无二的味道。

远东，远东又是什么概念呢？是契诃夫在火车轮船和马车的不断颠沛流离之中，才抵达萨哈林岛时的九死一生？还是无畏上将高尔察克丢掉那趟黄金列车，然后被出卖时的穷途末路？又或者是野心勃勃的尼古拉·穆拉约维夫总督，在阿穆尔河畔驱逐中国农民时的飞扬跋扈？

我们坐在丰田车上，陷入了沉思。

说君子(13)

君子不偏不倚，和而不流，小人反是。以上说到的“君子而时中”“君子素位而行”的思想是在变化中坚守那个不变的德性，从而显示中庸作为至德的诸多特旨。而对于大家最为熟悉的“不偏不倚”的中庸之旨，《中庸》则是通过“子路问强”等一些具体问题而得到反映的。我们知道，君子依乎中庸和小人反中庸最明显的表现正是在于君子能够做到不偏不倚，而小人反是，做人做事都是偏倚的。另外，君子总是做到和而不流，而小人反是，做人做事总是同流合污而不讲原则。

《中庸》第十章记载了子路向孔子请教什么叫“强”的问题，孔子首先回答说，你问的是南方人的强，还是北方人的强，抑或是你自己认为的强？南方人的强表现在人情和柔，宽柔教化，不报无道，即对于无道的人和事不采取报复行为，这是柔和型的君子之强。北方人的强表现在人性刚猛，枕戈待旦，死而不惧，这是刚猛型的强梁之强。南方的强偏柔，北方的强偏刚。在孔子看来，这都有违中庸之道。而符合中庸之道的强，应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与人和谐相处，但不同流合污；第二，坚守中道，不偏不倚，保持独立，不趋炎赴势；第三，国有道，人显贵，但仍不改初心，守住那未曾发迹时的操守；第四，国无道，人潦倒，但仍不变其志，至死不渝。《中庸》是这样说的：“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从孔子对南方之强和北方之强的评价中，虽然没有看到对他们的完全否定，但是，从孔子随后提出的自己认为的四种之强来看，他还是对南方之强的“偏柔”和北方之强的“偏刚”持有微词。也就是说，对于中庸之道来说，南方之强显得“不及”，北方之强显得“过”了，而“不及”与“过”都是违背中庸之道的。“过犹不及”（孔子语），“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朱熹语），此之谓也。孔子正是依据中庸原则而提出了他所认为的真正的强中之强是“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国有道，不变塞焉”“国无道，至死不变”。“矫”者，强大，勇武，“强哉矫”，强中之强也，真正强大也。这四种表现或说境界是孔子对君子提出的要求，当然也是《中庸》所强调的君子之道。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四种境界里都共同用了四个否定词语，一是“不流”，二是“不倚”，三是“不塞”，四是“不变”。这再一次告诉人们，作为至德的中庸，其主旨和精神正是在于在变中依乎不变的操守和德行。所有这些“强”不是柔之强，更不是刚之强，而是道义之强，德义之强。

《中庸》认为，“过”的行为还表现在那些专注“素隐行怪”之事。所谓“素隐行怪”就是素隐行怪，专门深求隐僻之理而行极端的神秘诡异之事。他们是想通过这种极端的“过”的方式，来欺世盗名，即便后世对此有所称述，但因为这种过头的行为不是以善为其原则的，亦是有违中庸原则的，所以当然受到孔子的反对。而“不及”的行为还表现在做事不能尽力而为，往往半途而废。对于上述的两种行为孔子是明确否定的。所以，不做“素隐行怪”之“过”的事，君子当会依照中庸而行；不做“半途而废”之“不及”的事，君子即便在邈世不被世人所知的情况下也不会后悔，并会成就中庸之德。《中庸》说：“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而无闷，唯圣者能之。’”

《中庸》认为，君子如若能做到“和而不流”，即善于和谐各种关系，而绝不随波逐流的事情，那么才称得上真正的强大。“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此之谓也。君子是“和而不流”，而与之相对的小人当然是“流而不和”了。《中庸》的这一思想显然是直接承袭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的思想的。“和”是“中”的同义语；“流”“同”是“不中”的同义语。“和”是合乎德性的善；“流”“同”的是违背德性的恶。要注意“同流”是与“合污”相连的。同流合污者一定是小人所为，一定是乡愿者。而孔孟都将乡愿者视为是德之贼。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内劣而外秀者，同流合污而无原则者乃是乡愿和小人的行径，从而是违背中庸之德者。

内容简介

从海参崴出发，一路向西北，横穿8个时区，穿过亚欧大陆桥，换乘11次列车，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抵达北极大圈，共经过20000里的铁路旅行，领略这个地球上极美的风景。

这是彻头彻尾的火车迷才会做的事，铁道信徒才会有的壮举。

太平洋畔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外兴安岭、茫茫的西伯利亚丛林、蔚蓝色的贝加尔湖，欧亚大陆分界线乌拉尔山……在眼前闪闪发光。

是对壮阔、沉郁、绝美之境的沉浸式体验，是征服的同时也被征服了的绝妙滋味。

摄影师、CCTV纪录片频道顾问、作家齐栋（巴伐利亚酒神），带你去那异常遥远之地，领略那异常美。

作者简介

齐栋
知名旅行作家，摄影师，铁道文化推广者，影视编剧，CCTV-9纪录片《乘着绿皮火车去旅行》顾问。已出版《绿皮车站——首部铁道小站旅行笔记》、《老火车的时光漫游——35段经典绿皮火车之旅》。



徐小跃（南京图书馆原馆长、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国学玄览堂(52)